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七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十七

嘉善鍾文丞朝美著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七

成公宣公史記名黑肱母蓋穆姜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

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補曰疏曰何休徐邈並云此年無冰者由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范意不同文丞案何氏引尚書曰舒恆燠

若又引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范意見桓十四年注大致亦主洪範但不指實耳終時無冰則志

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

言終寒時無冰當志之耳今方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補曰桓十四

年傳曰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月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

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復冰矣補曰疏曰終無冰矣謂過此時無冰則終無冰也加之寒之辭謂於此

月書者以此月是常寒之月加甚之辭故麋信徐邈亦云十二月最爲寒盛之時故特於此月書之是也文烝案詩豳風一之日發毛傳曰風寒謂待風乃寒又二之日栗列毛曰寒氣謂無風亦寒明周之二月其寒加甚他月是月無冰則終無冰矣麋徐及疏皆是范別言加甚常年失之疏申注亦不用其說也無冰爲恆燠桓十四年傳明文也疏又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書時則是終寒時故不發傳此在二月下三月上故特發之桓十四年無冰在正月下者舊解正月自爲公會鄭伯不爲無冰或當月卻而節前則周正月亦是常寒之月文烝案舊解是

三月作甲甲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甲鎧也補曰不言井邑言丘者賦法起於丘也疏曰

徐邈云甲有伎巧非凡民能作而強使作之故書月以譏之文烝案稅畝田賦皆不月而舍中軍亦月則此月非譏當依何休以爲重錄作爲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文同事異不可之傳所謂謹也作爲也以一例該之故也范別例云作例存六直云作者三僖公主丘甲三軍云新作者亦三延廢南門雉門文烝案延廢安得云作范因左氏杜預說誤以入例耳丘爲甲也使謂農公羊曰丘使丘甲國之事也補曰此丘或是一丘之民皆作甲使丘甲國之事也字蓋衍文或是丘作甲非正也補曰桓六年傳曰脩敎明諭國道也平作字而脩戎事非正也彼以國道言此以國

之事言其意相類
巨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

皆有職以事上補曰謂農官工官也官者民之長
古者有四民補曰以下有

士民學習道藝者補曰疏曰何休云德能居位曰士范以居

為公士其有商民通四方有農民播殖耕有工民巧心勞手

者補曰因官及民因農工及土商備言之也劉向說苑引春

秋傳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傳無此文當是外傳及

章句說傳語今本說苑脫傳字漢書注引樂元語曰四民常

均凡四民皆有官焉士民者處士若公士以上則官也商農

工之官據周禮亦皆公士大夫也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婦功此所謂國有六職夫

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所謂國有六職夫

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各有業也補曰能為甲者工耳考工

日齋其工日饗工此工官工民為馬之事孔穎周禮稟人職

達日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為工失其本業巨作甲非正

也補曰重言以結上文不言初者旋罷之左傳

日為齊難故孔穎達曰備齊難暫為之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許辰之子臧宣叔疏曰不日者蓋謀為鞏戰歸我汶

陽之田至八年渝前約故略之也文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何休云深正之使若不戰范雖不解蓋不言晉敗及戰

故亦略其日月文烝案王師敗績異於諸侯故直書時而已

不嫌與夷狄見敗同例○撰異曰

貿左氏作茅段玉裁曰史記漢書皆作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補曰昔夏啟與有扈氏戰

也春秋別起例以明義蓋亦魯策書所據之周禮君子因之

荀子曰王者有誅而無戰是也不言敗之者亦明莫敢敵此

公羊為尊者諱敵不諱敗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

耳不諱言敗劉絢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

師敗績于貿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李光地曰戰而勝猶恥也為親者諱敗不諱敵諱敗惜其毀

戰之恥甚於敗故諱戰也為親者諱敗不諱敵折也不諱敵

諸侯有列國補曰有所不諱而後所諱顯若全沒其實亦不

得謂之諱劉敞謂諱其義非諱其實高樹然以為文諱而實

不諱未當有一

尊尊親親之義也

尊則無敵親則保全尊謂

語矯誣是也

王親謂魯補曰案盧仝詩

曰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此韓子所譏五傳束高閣者矣
春秋不以親親害尊尊而亦不奪人所私故曰伯母叔母疏
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由文矣哉踊申其情敗掩其辱尊不可干示有私恩而已矣
然則孰敗之晉也補曰此與戎伐凡伯相似賢戎者戎之種而屬晉實為晉地時晉之賢戎人敗王師
於其地不可言王師敗績于晉故言于賢戎也傳不言貶晉
而戎之者從伐凡伯傳可知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
賢戎敗之不知賢戎即晉傳聞不審也左傳謂晉侯平戎于
王劉康公背盟斯晉微戎而伐之敗績于徐吾氏事或有之
僖二十二年晉及秦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九年晉率陰戎
伐潁二一年晉帥九州之戎納王戎事涉周者皆晉為之
也

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

補曰禿無

髮也眇小目也跛蹇也謂曲脛僂佺也謂曲脊此文眇跛字
當互易卻克之跛見左傳國語范注下年傳以卻克為跛沈
文何引穀梁云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自唐定本始同時而
誤而楊氏作疏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句之次同誤
聘於齊補曰公羊曰晉卻克與臧孫許同齊使禿者御禿者

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

御音迓迓迎也補曰注本

爾雅文孔廣森曰迓迎護賓者也聘禮記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

之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補曰蕭同姪子即頃公母

范非也論於下年蒼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

移日不解胥閭門名補曰疏曰即周禮二十五家也文烝案說文閭里門也又引周禮五比為閭何休曰閭當

道門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

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補曰范說又非也此傳當與下其日或曰相

連誤跳在此蓋以傳合經者誤之耳范以傳稱季孫聘於齊經無為不書其事但經書如齊不當錄月二家經皆無之自

以何休說為長或當以季孫不說而去聘事不成故使無如齊之文其事亦未審在何年也○公羊以為卻克跛臧孫許

眇同時而聘于齊左傳國語但謂齊婦人笑卻子最近事情穀梁下傳亦但云敖卻獻子與左傳國語同然則此傳云云

姑廣異聞耳原不深信也陸淳以街談巷議訾之豈為善讀傳乎先儒既有解說今亦聊說之而附以所見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補曰左傳曰圍龍三日取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

補曰時齊非桓公主盟時矣直從以主及客之常例不須以微齊起之與莊二十八年異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鞏齊地補曰僑如得

臣子叔孫宣伯公孫嬰齊叔肝子子叔聲伯也疏曰徐邈云四大夫不舉重者惡魯猥遣四大夫用兵亦以譏之也然則諸國用兵亦應猥遣何以不具書之蓋是用兵重事故詳內也文烝案外大夫無帥師文者從內可知內帥師總在嬰齊下者亦從可知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之等皆此例衣言及者由內及之內言戰亦與桓十三年同○撰異曰僑本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又作喬手左氏作首公羊一作午
日其悉也悉謂魯四大夫時悉在戰也明二者皆當日補曰疏曰若是疑戰雖四大夫在亦不得日傳并見此
耳曹無大夫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為崇羈今為戰故重發之
其曰公子何也補曰略名

之當言曹手不當言氏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不欲

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令內眾大夫與外卑者其行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爰婁補曰春秋事

僖文之書不雨屈完國佐之盟其最著者也此二盟劉絢胡同而辭異如

安國張洽以為王道曲直之繩墨○撰異曰公羊傳覆舉經句及下有齊字孔廣森疑公羊

經作齊國佐爰左氏公羊作袁輦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

十里國齊國也補曰謂國都顧炎武曰知錄曰穀梁傳古者

之一強今之六十二里弱遂當古之百里穀梁傳輦去國五

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

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至齊至梁亦不過五六百里又謂

舜卒鳴條文王生岐周相去千有餘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八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

鄭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威夫人歌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貢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千里今自琅

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壹戰縣地五百

里補曰壹各本作一今焚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補

茨即考工記所謂葺屋侵車東至海海補曰三句言自葺進師之事

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鄭嗣曰君子聞戰于葺乃盟于

因齊之敗逼之甚補曰劉歆孝經注曰夫猶几也師及國門

又至海甚之又甚也君子以為上言葺下言爰婁師文在中

凡有甚之又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

甚之辭焉新築侵我北鄙補曰以伐為敖郤獻子謂笑其跛補曰爾雅

逸楚辭注侮慢曰傲不舉禿眇齊有以取之也補曰明上二

僂者明前傳姑載之此記其實齊有以取之也事皆譏文又

笑跛爰婁在師之外言師已逼其國補曰疏曰爰婁去齊五

非禮師謂晉師文烝案即經師字也師退至爰婁而盟郤克曰反

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顛來左傳曰紀侯傳及公羊曰紀侯

之顛汲冢紀年曰紀公之顛何休以為紀之顛邑其土肥饒

或說顛玉甌杜范皆云玉甌說文曰顛甌也一穿鄭眾考工

穀梁補注十七

記注曰甌無底甌一段玉裁曰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齊侯與
蓋甌七穿而小甌一穿而大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
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也兼
念姪子笑補曰案此及下文兩言蕭同姪子之母杜預曰同叔
皆衍文也左傳作蕭同叔子以爲是齊侯之母故遠言之公羊
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
則作蕭同姪子嫁與齊生頃公史記齊世家蕭桐叔子者蕭
同君姪弟之姪子並以爲是齊君之母此傳文當與公羊同蓋
世家作蕭桐姪子並以爲是齊君之母此傳文當與公羊同蓋
蕭君名同其姪弟所生女嫁齊而生頃公故謂之蕭同姪子
卽前處臺上笑客者也范不能以二傳史使耕者皆東其畝
記考正此傳衍字而曲爲之說必不可通疆理天下之制曰
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補曰詩小雅言疆理天下之制曰
南東其畝毛傳曰或南或東案畝所以有南東者周禮遂人
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澮澮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洫上有涂干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
畿夫閒兩夫之間也十夫以上二十夫至二萬夫之閒也此
與考工記匠人之田首三夫及井閒成閒同閒兩山之閒其
法各異而阡陌之名因之以生凡畫畝必以川爲準川東流
者川橫路亦橫於是澮縱道縱洫橫涂橫溝縱阡東西曰陌是
橫則其阡縱而畝必東陳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是
也若川南北流者自外至內其縱橫一一相反則其阡橫而

畝必南陳風俗通云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是也天下之川大勢皆東流河東之川獨南流至大伾河又北流齊之境內必多南畝今晉欲使盡東其畝左氏所謂無顧土宜卽下傳所謂土齊也此皆程瑤田之說也顧棟高曰齊與晉本遼遠自景公滅潞收狄遺土於是晉地跨有東昌曹濮之境與齊接壤鞏之戰遂平行以入齊都郤克欲使齊盡東其畝以利戎車者以地逼近故也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

之獻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

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言尊同也使耕者

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為土補曰何休曰則晉悉以齊為

土地俞樾讀從周禮大司徒土其地典瑞土地之不可謂若

土以爲土者度之借字度齊猶國語云規東夏不許已言補曰王引之曰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

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已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諾相對爲文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

行也公羊曰與我紀侯之獻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

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何注上曰不可云則晉悉以齊

為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不可云言至尊不可為質彼文曰
 不可與請諾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諾相對也當如何氏公
 羊注作解若以為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
 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云云遂成不了語矣公羊上曰不可今
 本脫徐疏引一本有之下曰不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
 可今脫曰字後漢書注引有之
 字亦依唐石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
 經十行本改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
 晉所敗兵臨城下然則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驚弦之鳥不
 可以應弓所以更能五戰者齊是大國邑竟既寬收拾餘燼
 足當諸國之師
 故請以五也
 五不克舉國而授
 補曰舉盡也以
 於是而與
 之盟
 補曰云於是者謂退至爰婁胡安國曰天下莫
 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〇撰異曰速
 公羊作邀

取汶陽田
 補曰晉使齊還魯
 侵地魯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補曰陳傅良曰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
 楚猶未書大夫將也文烝案是時楚共初立

嬰齊語於眾曰君弱高澍然以為楚政下逮之始於是下文始具大夫氏名而六年伐鄭亦具氏名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某地補曰當云魯地左傳甚明杜注則在宣十八年傳

案左傳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杜預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張應昌本毛奇齡說以為史諱之謂至春秋

之終方書吳伐我疑張說是也楚僭王其公子稱王子家鉉翁謂春秋削之書公子竊以魯春秋有周禮焉史之舊也月

者為下盟楚無大夫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屈完當齊桓非正日或危之例得臣宜申款不氏今稱公子故重發

之文烝案疏言當齊桓公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泰口莊羊語也當改云成為大夫二十二

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傳曰不言公高傒處父亢也此傳會嬰齊書公以明亢何平蓋言高傒處

父亢禮敵公書公則內恥也嬰齊初雖驕慢終自降替故于會則書公以顯嬰齊之驕亢于盟則稱人以表嬰齊之服罪

然則向之驕正足以表其無禮不足以病公則書公可也補曰疏曰重發亢義者與高傒處父又皆異故各發之文烝案

楚嬰齊者夷狄無大夫之文也楚公子嬰齊者中國有大夫之文也嬰齊亢禮敵公若書以夷狄之辭則公之恥辱益甚

故從中國例而傳明之也注論書公義得之但謂嬰齊終自降替表其服罪則由誤解下傳文說見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繒人盟于蜀

齊在鄭下蓋時王所黜補曰杜預依左傳以為齊非卿杜是也范非也○撰異曰徐彥公羊疏

曰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陸淳纂例本齊楚其稱人何也

人下有許人云公羊無齊人左氏無許人

怪楚向稱公

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

補曰於是眾國大夫咸在得從翟泉澶淵以公

會人之例不以氏名見是得其所也案左傳楚公子嬰齊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六國皆

得有氏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

補曰梁是也雞澤戊寅盟亦其類又或地盟

名者也不地會如新城及雞澤己未盟略不言者

不同月則地會地

方明此不宜地盟故專舉不地盟之例

公得其所謂

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

楚稱人申其

事謂地今之屈向之驕也

補曰言今之屈而稱人者即向之驕亢敵公者也驕即亢也一驕一

屈即此一人之身故宜申其事以詳之屈者謂經有屈文非是嬰齊真能自屈嬰齊何為至盟而忽屈乎向或作鄉作屬

上注同書公及者以尊及卑以內及外從常例也上言公會則無嫌於內為志故此可從常例趙汭曰蒙會文言及得之

不致者會夷狄與薄宋同又外皆無君與翟泉澶淵同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

公侯以譏之補曰月者為下葬日

辛亥葬衛穆公補曰危之者從晉文公例下宋葬亦同也衛宣公但月者五月而葬時事或較愈

二月公至自伐鄭補曰月者為下災日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

宮補曰注後三句本杜預呂本中崔子方以為當時之辭是也然非傳義傳以新宮為禰宮之常稱不專以其新入廟

三日哭哀也補曰何休曰痛傷鬼神無其哀禮也宮廟親之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神靈所憑

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為禮補曰公羊同注本杜預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左傳記

鄭災三日哭國不市迫近不敢稱諡恭也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諡補曰迫逼也注遠祖指

哀篇也莊公丹楹刻桷傳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明此為恭辭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